



两地水说

援疆采访手记



◎谢志强

我对水特别敏感：水的声音、水的动态、水的温度。

我家的住宅和我的工作室位于大运河的北岸，家和河之间隔一条马路、绿化带；工作室，往前三米多，就是大运河。每天，我沿着河边的甬道，早去工作室，晚回家，一去一回，两点一线，沿途看着河水涨涨落落，看见钓竿起起降降。

2015年6月9日准备乘高铁前往杭州之前，天不热，没出汗，我竟然站到家里的莲蓬头下边洗澡。几十股细细的水线仿佛缠绕着我的全身，刹那间，我想到大运河——故乡的河，故乡的水。

6月10日的萧山机场，播音员时不时地向旅客们道歉，那天的主题是：抱歉。一切都不确定，难掌控。不得不改签。午后，安排钟点房，等候。莫名其妙地，我又打开水龙头，放了一浴缸温水，然后，浸入，尽量让全身浸泡在水中。小小的水龙头喷出的水，使我想到潮起潮落的钱塘江。

唯有此刻，我确认了水的地域性。

大运河、钱塘江的水，最终都汇入大海。

1982年，我从新疆阿克苏调回浙江余姚，相当长的时间里，我觉得江南的水实在放肆，随处都可见水，小河小溪不必说，单余姚城区里就流经三条江河。它们的方向是大海。不过，每每听见妻子放厨房间水龙头的水，持续的水声，弄得我焦虑不安，替水担忧，我会趁她不注意，关掉水龙头。

这大概是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里生活过二十余年的我的条件反射式心理反应吧？宁波是座港口城市。我曾在沙漠里捡到过贝壳，据说远古时，沙漠曾经是大海。沙漠的另一种称谓是瀚海。当我来到海边，那深不可测、辽阔无边的大海，在我眼里，是沙漠的另一种形态：沙漠是凝固的大海。

终于，20：30，飞机从萧山机场起飞。6月11日1：30抵乌鲁木齐，因阿克苏起沙尘暴，不得不滞留。折腾至夜3点多投宿，5点多叫早。途中利用时间的碎片，读加西亚·马尔克斯《梦中的欢快葬礼和十二个异乡人故事》。我选择携带此书的理由是，其中的主题词为：梦想和旅行。

6月11日晨，播音员几次通告：飞机将要着陆，地面温度摄氏18度。

可是，所见的是灰蒙蒙的天——沙尘暴。天和地之间，不知飞机离地面有多高？疑惑。好像飞机是一只巨手，突然，拨开了沙尘，等我感到飞机落在跑道，终于看见带着沙尘的绿色。我的第二故乡蒙着沙尘。

我到阿克苏是为采访。6月11日，浙江省对口支援新疆阿克苏地区指挥部组织了一个援疆人才座谈会。第八批援疆人才即将结束一年半的任务，将于6月19日返回浙江。

随后，我采访浙江援疆教师，时不时地听到对时间的感受。浙江对口援助新疆阿克苏地指挥部徐纪平指挥长用一句话表达了许多干部、人才的时间观：新疆时间睡觉（通常是凌晨3点），浙江时间醒来。

徐纪平指挥长还有一句话跟水有关：床头放一瓶水。

2014年4月下旬的一个周日，麻陈东坐在宿舍里打算备课。对江南的湿润和绿意已习以为常的麻陈东，来到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的新和县第二中学任教已有一个多月。备课时，他几乎能够察觉，干燥正无情地抽走物体的水分：一双湿漉漉的鞋子、刚洗过的衣服、才拖过的地板，还包括他身体表层残留的水分。

顽皮的风携带着黄沙乘虚而入。窗台、桌面，所有的平面，都落上一层薄薄的沙尘，像裹了包装纸。而且，还要淘气，降在头发上，眼脸上，仿佛给每一样物都贴上这个季节沙漠特有的标记。

麻陈东似乎已习惯了：嘴唇持续干裂，出现血丝，嗓子隐隐作痛。

平时，上课，他还没这样细致地观察过。满目荒凉终于落在了细节上。

习以为常的湿润和绿意，在黄沙漫天的新和，有了参照系，反衬出弥足珍贵。他说：江南那连绵一个月的梅雨，下得心里发毛，现在却如此亲切渴望；妻子那繁琐细碎的话语，现在却如此温情缠绵。

这就是思念。思念需要时空的距离。援疆，是他人生的一次选择。选择，其实就是责任，就是付出。而且，他的责任已和新和二中的学生连接起来。

老师，我们喜欢上您的课。

老师，这里很干燥，您要多喝水。

学生们的话，就是一种生态：滋润，绿意。

2015年6月11日中午，我在阿克苏地区宾馆的房间，仿佛举行一项仪式，立在莲蓬头下，淋浴。我似乎向谁报到了，自语：我归来了。多少次多少次，我在梦里，以不同的年龄，重返第二故乡——阿克苏意为白之水，流经市区的是多浪河。每一个地方都会有一条母亲河。多浪河仅是一条分支。

我像接受洗礼一样，我知道，这水源自天山融化的雪。（我已经不可能像童年那样行动，在酷暑，一丝不挂，潜入水里，长途奔流来的雪水依然保持着刺骨的寒意，我冷得上下牙齿咯咯打颤，蹿上渠堤，滚上一层灼烫的沙子。）流经绿洲之后，最终，它流向塔克拉玛干沙漠——瀚海，死亡之海。主流是中国最大的内陆河。

2015年6月23日，在疆采访结束，一夜未寐，我的脑袋里装满了故事，我已忍不住像牛一样反刍。我立在莲蓬头下，让水自上而下流遍我的全身。那一刻，我像是一棵沙漠里枯败的胡杨树，恍惚中，我的体内绽出了绿意。我不知这辈子还能不能够亲近这里的水？但是，我只有采取这种方式告别。

晨6点，阿克苏正在沉睡，我们乘车前往机场。14：30抵达杭州。杭州降雨，我在想象中，已迅速地把雨移至阿克苏。我很想打电话问阿克苏的朋友，证实想象和现实的关系：你那边现在下雨了吧？



黄酒冲蛋

江南忆



◎南慕容

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被选为迎亲队伍里抬嫁妆的后生，是在二十年前一个春日午后。我和一个朋友搭档，抬着一张沉重的竹床，竹床上是茶杯、脸盆、玻璃器皿等一些系上红绒绳的生活用品，这样的竹床有十几张，我们走在队伍的最后面。在夹道的鞭炮声中，歇歇走走，终于到达了十里外的女方家里。胳膊酸痛，浑身疲惫的我坐在客厅里昏昏欲睡，突然被一阵扑鼻的香气惊醒，眼前放着一碗酒冲蛋。自酿的黄酒醇香浓甜，加上桂圆干和生姜丝，喜庆吉祥的含意俱在眼前。一碗匆匆下肚，血脉通畅，经络舒展，疲乏竟已远去，热情的主人忙不迭加蛋，我们笑着推辞：“吃饱了，再吃就吃不动酒席上的全鸡全鸭和蹄膀了。”

黄酒冲蛋，是小时候家乡的待客之道，在绍兴、台州和宁波南三县一带颇为流行。远亲上门，端茶递烟寒暄之际，女主人早已在厨房里下好了酒冲蛋，一碗下肚，脸上红润润的，腼腆的亲情瞬间豪迈了起来。在物质尚不丰富的年代，人们表达好客之道唯有食物。家里来了客人，不管住多久，一日三餐之外，下午还有一道点心，酒冲蛋依旧是首选之物，它贯穿始终，是点睛之物。那时候逢年过节，亲戚们喜欢互相走动，客人一连住几个晚上是常事，房间不够睡了，就在客厅打个地铺，没有电视，但有说不完的家常，也许是临睡前的黄酒冲蛋让人们四肢热乎，精力弥漫。

那时候的黄酒冲蛋是点心，蛋是主角。在物质丰裕的现在，家乡一带如果还用酒冲蛋来招待客人，恐怕会惹人哂笑吧。可是酒冲蛋还经常在亲朋聚会的时候出现，只是黄酒成了当仁不让的主角。《本草纲目》上说：“诸酒醇不同，唯黄酒入药用。”湿冷的冬天，温一壶绍兴黄酒，鸡蛋先在碗里打均匀，当酒温达到七八十度，一边徐徐把蛋液淋入酒壶，一边用筷子迅速搅拌，直至黄酒原本的红褐色变成有金属质地的土黄色。有经验的高手把一徐一疾的火候拿捏得炉火纯青，酒冲蛋的成败全在于此。揭开壶盖，混合着酒香和蛋香的醇味扑鼻而来，开胃又暖心。蛋液中和了酒的冲劲，酒力挥发着鸡蛋的柔情，两者相得益彰。家乡靠海，下酒多为鱼虾之物，温热的黄酒正好克制大寒的海鲜，一杯酒冲蛋下肚，一股热气如地底下涌来的温泉，从胃里开始，渐渐弥漫到四肢百骸。三杯下肚，手心也热了，脚心也热了，脸上微微泛红，这时可以敞开外衣，北风入怀又何妨，这里已是忍不住的春天。

家乡人爱喝酒冲蛋，也许跟养生有关。产妇坐月子的时候，一天一碗加了红糖的酒冲蛋，可以祛风活血。所以家乡这边的女人不一定会喝酒，但喝碗酒冲蛋却没有问题。十年前有一次去黄岩，恰逢一个籍贯奉化的女客户，他乡遇故知，何以尽欢？唯有酒冲蛋而已。几个黄岩朋友喝啤酒，我们两个自己动手，在饭店做了酒冲蛋，越喝越有劲，直喝得脸色酡红，像两株桃花。如果崔护当年喝了酒冲蛋，再去遇见“人面桃花相映红”，不知又会写下什么样的诗？我记得我当晚畅饮过后写了一首《黄岩小聚》的诗，至今仍然记得开头的几句：“呼朋为云，唤友为雨，黄岩小聚，如沐春风。”

酒冲蛋虽好，但后劲很大，不宜多喝，但似乎生命中总有一些人和事你无法抗拒，让你一醉方休。黄岩小聚是一次，溪口看桃花叙旧则是每年的重头戏。无酒不欢，无乐不作，是普通人的生活观。对于一个凡人来说，没有太多的悲喜，没有太久的执著，除了友情，非用酒来点缀不可的友情。酒是自家酿的米酒，友情是相差二十年的忘年交，不会沾染一丝功利之气。没有红巾翠袖为你推杯把盏，只有桃花灿烂为我眉目传情。春寒料峭之际，女主人将酒壶里打了两个鸡蛋，正可以驱寒祛风，舒我豪气。喝着喝着，从厨房搬到了院子里，酒酣耳热之际，一阵风吹落几瓣桃花，飘落酒桌上，沾在衣襟上，此时春光满怀，心中明媚，浑然不知身在何处。

跟妻子相识的那一年，母亲尚健在，见面第一顿饭，没有酒怎能尽欢？那时正值深秋，母亲特意做了酒冲蛋，笑着说：“嫁到我们这里来的媳妇，不一定会下厨房做菜，但酒冲蛋必得学会调制。”妻子笑而不答。不久以后第一次去义乌她家，居然也有黄酒冲蛋，只不过那里的黄酒是用红曲米酿制的，所以颜色是漂亮的红色，而用来冲酒的蛋却不似我们打散了，整个呈荷包状躺在酒壶里。酒有点酸，很冲，而蛋里的乾坤，更让人天旋地转，恰似杨梅烧酒，酒力全在杨梅里了。刚喝了半杯酒，吃了半个蛋，我就有点晕乎乎了，这时妻子端着酒在我耳边俏皮地说：“做我们义乌人的女婿呢，不需要来厨房添乱，只需要会喝义乌特色的黄酒冲蛋就行了。”

总第6010期
配图
木水
投稿邮箱：essay@cnmb.com.cn

